

桂東縣志

桂東縣志

桂東縣志卷之十七

藝文志

藝文志始於班書厥後史家或志經籍或志藝
文其例不一郡邑志因之蓋錄其書以彙萃古
今著作史之體也載其文以考驗一邑政俗郡
邑志之體也茲志藝文必文可扶持世道事關
境內治理或其人足重及吟咏可爲山川生色
始錄焉其餘非桂東縣事槩從刪削慎別裁不
欲以多爲富也

記

修八面山路記

明胡星知州

南楚多山衡岳稱最此外各不登於輿圖路有難
於蜀道者如郴屬甯桂之交八面山是也丁未歲
余來楚宰耒陽與郴密邇畧聞其險狀旣而調宜
接守郴郡備悉其詳亦僅得之於耳猶疑人言過
甚山之險未必至於此也壬戌夏因編甲巡歷各
屬由甯之桂東親歷其地見重巒疊嶂密林深谷
蘚苔滑屐藤蔓牽衣上陟近天下臨入地行者頂

踵相接不覺目眩心驚喟然嘆曰蜀道之難難於
上青天此豈有異耶歸而告諸屬吏謀所以開通
道路者并捐薄俸爲倡各屬欣然相從卽命甯邑
蘇令桂東王令糾工匠率作興事因山左舊有小
路較坦夷重加修葺披荆斃石務求寬穩移郵遞
以增烟火造客房以便憩息癸亥春始得告竣維
時助修者永興令黃君士鑑宜章令曾君宗發桂
陽令方君宏博而蘇令暢華王令贈華實經紀之
各捐清俸若干以勸厥美民不知役官不費帑余

得藉手以告成焉是爲記

重修城隍祠記

明王敬賓邑令

宇內載在祀典之神血食一方者甚衆而通祀於
京省郡邑者孔廟外惟城隍爲然以其理幽事也
桂東城隍祠在西門外嘉靖初吾鄉周徵菴所建
歲久漸圯近日召募禦寇者又置兩營於神側猥
敝益甚過者且掩鼻矣予承之之始思欲新之而
民義當務者紛如未暇也今年夏四月不雨禱於
祠下四顧久之嘆曰神於邑若家之主也主無恙

而後爲子弟謀衣計食始周且悉今也家之子弟
置其主於敗垣頽屋間而不之恤其不怒且怨也
少矣尙奚爲燕貽哉乃私與神約曰明日雨爲神
修之未幾果雨明日大雨於是欽神之靈而私酌
心許也捐俸金及罰鍰計十九兩五錢而難於託
僉以張魯素著謹厚名至語之魯唯唯持金去越
三月而廟廡門寢頽者起摧者壯昔之以土爲築
者易以磚石諸凡騎從儀衛供帳之類悉澡雪而
更之秩秩繩繩十倍疇昔矣禦災捍患十雨五風

躋吾民於仁壽之域今而後諒無俟禱也否則無
功於民祭義所不秩有司今日之舉近於誥瀆矣
神愼無令有司蒙誥瀆之誚哉是役也不特不敢
殃民財且不敢動民力十旬之內但見廟之新而
不知伊誰爲之倡者予贊襄之者諸寮采殫心畢
力理公事如家事俾竹頭木屑不妄費尺寸者張
魯也并記之

重建學宮記

王敬賓

邑令

隆慶庚午予以天子命知桂東十一月抵任蒞任

之初例謁先師廟進多士於明倫堂問政焉講案
未升敗瓦忽墜班行驚避變色移時勉強成禮人
各仰視惴惴矣歸私念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茲
堂也固多士之肆也而任摧敗若此伊誰之恥乎
乃謀新於邑博唐喻二君欲循例上請予曰力諒
克負無以請爲乃諏日從事邑匠人無勝其任者
邑幕劉君廬陵人也爲之博訪大江之西於龍泉
得一人焉試之可充斲度之役者也萬安得一人
焉試之可充扇架之役者也於洪州得一人焉試

之見引繩運斧得心應手衆喜曰可以總是役矣
遂委任焉經始於辛未冬杪而堂成昔之驚避
者今也樂趨昔之惴惴者今也徐徐絃於斯誦於
斯考德問業者紛如矣吁其聚也樂哉一日偕劉
君往觀徘徊四顧謂劉君曰營建在擇匠君之功
大矣多士因進而問焉鳩工聚材有事興作不容
闕一也先生茲堂之建他務未遑而惓惓擇匠意
何居予曰桂東環邑皆山隨山皆木徂徠新甫不
是過也豈無材之憂惟不得人而付之庸工之手

鮮不斷而小之矣多士不見昔者之堂乎地雖緣
於歲久而結構未工匠亦與有責焉覆車在前
是以慎之耳抑予又有說焉有司之修堂也固在
擇匠而士君子之修身也則在尙友夫所謂尙友
者豈必負笈遠遊僕僕道路如有司擇匠哉亦惟
上下數千載而嚴師益友不出戶庭而得之班馬
韓蘓文章之匠也伊傅周召功業之匠也孔子道
備德全又大成之宗匠也爾多士誦其詩讀其書
慕其人而效法焉則蘊之爲道德發之爲文章措

之爲功業有不古若乎學堯而堯學桀而桀在多
士審所尙而已矣余竊觀多士各賦敦朴之氣又
無紛華靡麗以鑿其真如未雕之玉未斤之木固
清廟明堂所必資而須匠則甚殷也敢以是爲多
士勗慎毋畫地苟安坐致瓦敗使鄉黨自好者見
而却走也多士凜然謝曰先生嘉惠之心殆在庇
覆外矣請筆於堂遂書之

建名宦鄉賢祠記

歐

禮

郴州人

我朝薄海內外咸建學崇祀孔子而序諸子於配

享從祀之列制也外有名宦鄉賢二祠則良有司
慎簡其大夫士之賢者虞於師請於當塗俎豆於
聖賢之側凡以昭勸也名宦之祠昉於桐鄉然祭
法曰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捍大患則祀
之鄉賢之祠蓋本諸道德祭於瞽宗先賢祀於西
學之義韓愈所謂鄉先生歿而祭於社者與桂東
爲吾郴屬邑學宮之外二祠缺焉君子以爲缺典
嘉靖庚戌秋邑侯白公初謁廟廡大懼弗稱且曰
名宦鄉賢之祠遍天下而是邑獨無豈邑無若人

哉吾嘗稽名宦則有宋周子元公路帥曹彥約知
縣胡視遠而下凡人皆吏於茲土者之賢也鄉
賢則有戶部主事鍾仲高州守李仲府尹黃茂刑
部員外郭友儀等凡八人皆產於茲土者之賢也
之數人者表見當時流芳後世乃忽諸不祀其何
以勸辛亥會郡伯澄潭方公各用欵以興起斯文
爲已任登堂畢講而達觀焉乃進多士曰是學山
川秀麗而建置達宜稍加改作卽善矣於是改門
闢道築舍樹屏殿廡堂齋易木甃石用圖堅久不

但黜堊燦然而已壬子春將營二祠得地於戟門
之外先期以請巡撫屠公巡按胡公督學林公分
守卜公分巡翁公咸報曰可左各宦右鄉賢屋各
三間崇若干尺廣若干尺前有門後週垣數月落
成民不敢後財不費帑秋率師生舉祀實有常豆
祭有編銀觀者咸歎其賢教諭白子夢吉訓導羅
子守村謂百餘年久曠之典一旦首創不可以不
書遣其徒張生麟羅生立聖走數百里求禮記之
予惟爲政有激勸之道人心有感觸之機勸以道

卽區區者思奮觸其機將翹翹而自至侯建二祠
可謂得爲政之道而我郡伯規畫之功亦豈少哉
使宦學於斯者以名宦鄉賢自期待其有裨治化
何如也詩曰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
莫之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士勗哉侯各應
虛字子直維揚人筮仕永新潔已惠民每課諸生
發明性理之學嘗刻八行牧民集行世以資治理
有古循吏風至於縣署分司公館養濟院之修葺
則又其緒餘耳亦足徵侯百廢俱興之一也

梅熟菴記

國朝何喬雲 邑令

柳子厚爲永州司馬耽於遊凡山麓澗渠之奧區
搜剔靡遺而永之黃溪冉溪鉅鉏潭小石潭西山
袁家碣由是以傳觀耶政耶其言曰氣煩則慮亂
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高明之具使之清甯平夷
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余性迂質鈍遠於事
情不能獲夫觀之益而遑言政乎然桂東與永同
隸楚南鹿門曰五嶺以南多名山峭壁清泉怪石
賢者足音罕至而深林幽谷之苛曲嶮迴瀾之勝